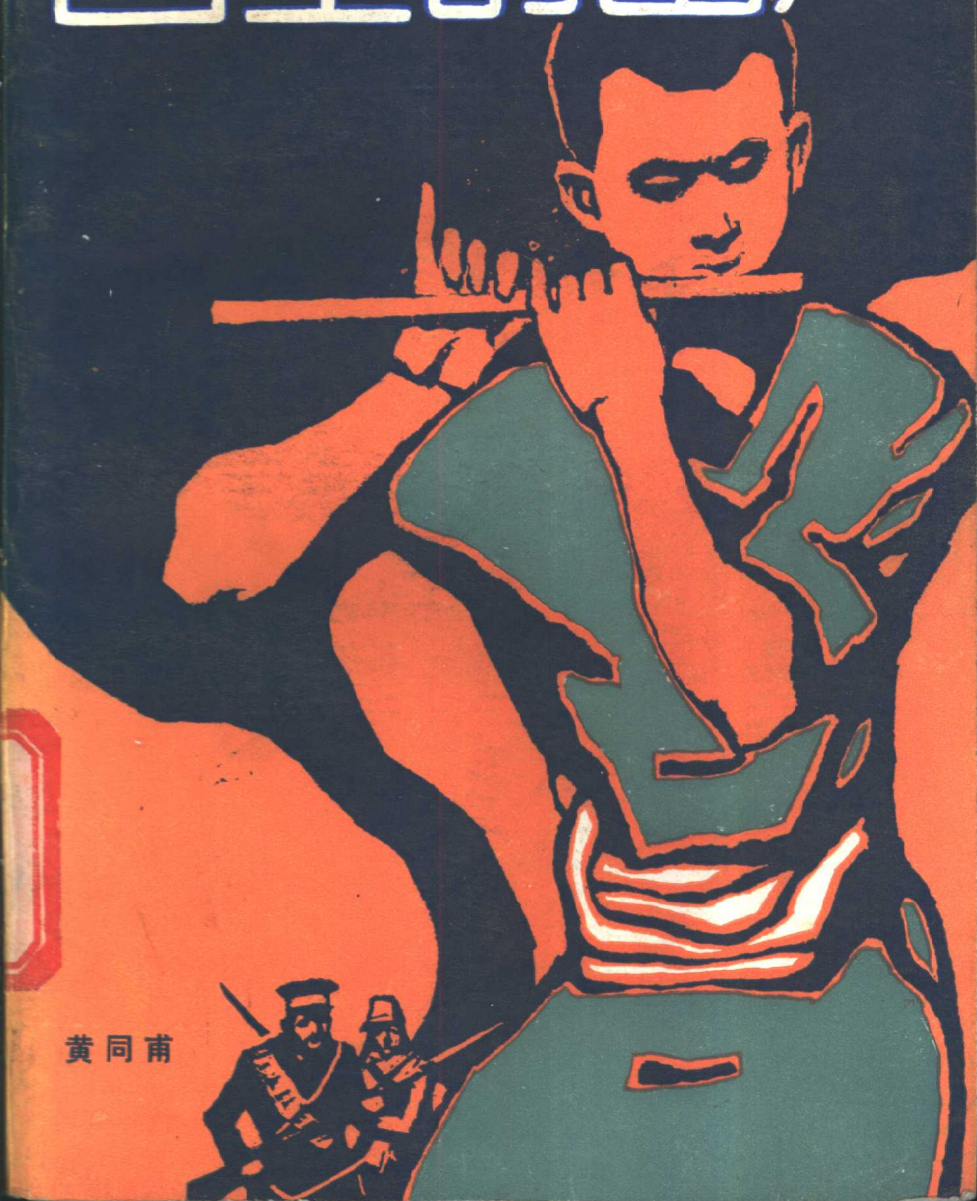


盲童的笛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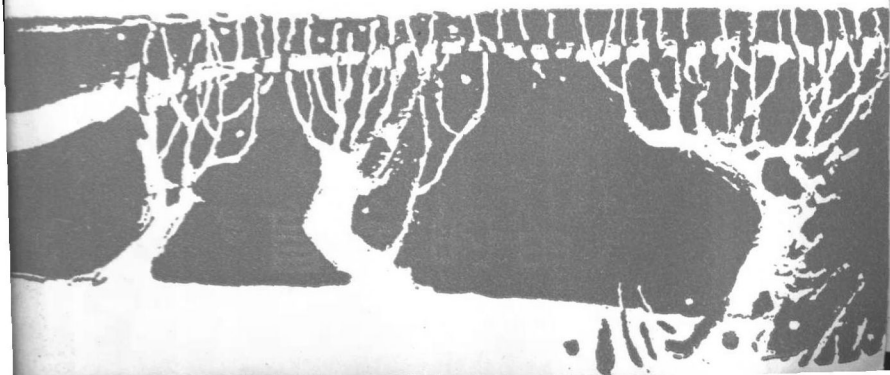


黄同甫

盲童的笛声

黃同浦

海燕出版社



盲童的笛声

黄同甫

海燕出版社出版

河南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

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8.375印张 180千字

1987年12月第1版 1987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3,000册

ISBN7-5350-0076-2/I·34

统一书号10302·97 定价1.30元

内 容 简 介

少年朋友，这部书里给你讲的是一个动人心魄的传奇故事。盲童李三扔自幼饱尝人间辛酸，性格顽强。他聪明好学，练就了一手吹笛的好本领，在正月十五的传统庙会上大显身手，扬名全县。不久，县城沦陷，三扔怀着国仇家恨，毅然投身八路军“黑马团”抗战剧团。他和他的小伙伴们，整天唱歌、吹笛、刷标语，宣传抗日，鼓舞群众，与敌人展开了英勇机智的斗争……

全书情节曲折，高潮迭起，语言生动流畅。作品成功地塑造了抗日小英雄李三扔以及小牛、马车、狗娃、张老二、老王头等一批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，谱写了一曲激人奋进的革命历史赞歌。

目 录

- 一、在正月十五的传统庙会上大出风头…………… (1)
- 二、“捣包蛋”名号的由来…………… (19)
- 三、“阳间活肉蛋”的酸辛…………… (35)
- 四、从“黄鼠狼拉鸡”到“百灵鸟啼叫”…………… (58)
- 五、滨河县城沦陷纪事…………… (78)
- 六、“抗日小歌手”与“模范歌咏队”…………… (94)
- 七、捉鱼和从军…………… (118)
- 八、首场演出起风波…………… (134)
- 九、鬼子又来了…………… (149)
- 十、战斗在枣林沙区…………… (153)
- 十一、跳圈儿记…………… (184)
- 十二、蔡家班来了个唱丑的…………… (202)
- 十三、黑马团来了个“一窝儿端”…………… (224)
- 十四、月夜笛声…………… (258)

一、在正月十五的传统庙会上大出风头

安徒生在一篇童话中这样写道：“童年时代对任何人都

有它快乐的一面。”这话说得真不错呀！别的人姑且不论，就拿本书的主人公——盲童李三扔来说吧，他虽然是个盲童，而且出生在一个贫苦人家，十几年来饱尝过人世间的种种凌辱、痛苦和不幸，但是，他的“童年时代”，仍然“有它快乐的一面”！要证明这一点，并不困难，我们只需看一看：在正月十五的传统庙会上，他是怎样大出风头的——那就完全够了！

那么，这正月十五的传统庙会是怎么回事呢？要说清楚这些，看来还要花费点笔墨哩！

大家知道，在咱们中国，“年下”——也就是后来所说的“春节”，的确是一年中最盛大的传统节日，而过年，自然也就是一件极为隆重的大事了。这种习俗，在盲童李三扔的家乡——冀、鲁、豫三省的交界处，当然也毫不例外。

盲童李三扔的家住在滨河县城里。这里地处黄河故道，不是黄沙滩，就是碱片地，是个出名的穷地方。麦收季节，麦棵长得筷子高，麦穗结得蝇头大；年年是种一葫芦打两瓢，秋季呢，又是十年九旱！加上年年兵荒马乱，“国军”、土匪敲榨勒索，所以这里的老百姓，真真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！不过，话又说回来了，苦是苦，难是难，但是，对幸福、

美好生活的强烈向往和追求，却象一团扑不灭的火焰，燃烧在贫苦乡亲们的心头！是的，他们挣扎在凄风苦雨中，奔忙在茫茫黄沙里，的确是想让自己妻儿的日子过得好一点，把过年的年货置办得齐备一点。说到过年，我敢说：即使是穷得揭不开锅的人家，这时也要千方百计地向左邻右舍借贷，哪怕是借来二斗红高粱，磨一磨，蒸上它两锅窝窝头，也要放开肚皮吃它一顿！为啥哩？这是过年呀！由此可以想见，那些景况较好的人家，该是怎样认真地对待过年了。他们真个是：有多大力量操办，就用多大力量操办；能操办得多好，就操办多好！自然，这也不能一概而论。过年，成为许多贫苦农民躲避债务、甚而至于寻死上吊的“年关”，这也是千百年来，存在于旧中国广大农村的悲惨事实！

三扔的家，就是属于那种过年吃窝头的人家。但是，三扔一点也不为此感到丧气。说实在的，小孩子知道犯什么愁呀？你听，一进腊月，他就跟街上所有的孩子一样，天天念叨着：“腊——八儿，祭——灶，年——下，来——到。”尤其是过了二十三，一天近一天。这时候，三扔和他的小伙伴们，好比说小牛呀，马车呀，二丙呀，真是扳着手指头算日子，恨不得一下子就到了大年初一！他们在街上跑着，跳着，打着，闹着，还一齐扯起嗓子，念着一大串老辈子传下来的顺口溜儿：“二十六，蒸馒头；二十七，杀公鸡；二十八，贴嘎嘎（春联）；二十九，喝喜酒；三十儿，赶个年集儿；初一儿，撅屁股作揖儿……”就这样，在一些人家的欢笑声中，在另一些人家的愁叹声中，在小孩子们的念叨声中，红火热闹而又郑重其事的大年初一，终于给盼来了——当然很快也就过去了！

过了初一是十五。按照这一带的风俗，大年初一只是过年的开始，十五、十六是过年的高潮，十九，则习惯上被称做“年尾”。而我们所说的正月十五的传统庙会，在过年“高潮”的形成中，正是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呢！

且说这正月十五的传统庙会，并不知起于哪朝哪代，也不知是从哪个老祖宗的手里传下来的规矩。总而言之是这样：每年的正月十五到十七，在城里起三天大会；而在这三天之内，城里和四乡的背阁、抬阁、狮子、高跷、旱船、龙灯……都一齐云集在滨河县城里的大街上，竞相表演，大显身手！这时候，各处的武功班怎甘落后？你看他们个个手持刀枪剑戟，嘴里打起唢呐，龙腾虎跃，涌向街头，或盘拳比武，或舞枪弄棒，真是鼓声震天，杀声动地！这时候，各处的响器班也是打破头往前挤！他们敲锣擂鼓，打梆捧笙，欢欢笑笑，吹吹拉拉，一起儿一起儿地汇入到奔腾的人流中去。至于那些小商小贩：挑挑儿的，担担儿的，钉补锅的，卖蒜儿的……为了赶趁生意，更是成群结队而来，把大街两边的空地，一古脑儿地占了去。说笑声、叫卖声、讨价还价声，闹吵吵响成了一片……这个时候，四乡的百姓，真是潮水般地涌向城里，有亲的投亲，有友的靠友，没亲没友的，就带上干粮，住在骡马大店里看“会”！这个时候，城里的居民，也在家里坐不住了。他们抬上桌子，搬上凳子，到大街上选块地方，把凳子摆在桌子上，人就站在凳子上看热闹。这样一来，街上看会的真是人山人海，迭肩压背！喧闹的人声，欢腾的锣鼓声，相互比武的喊杀声，从天明一直持续到深夜……

好家伙，这样说来，正月十五的传统庙会原来是非同小可啊！那么，在这样一个万头攒动、声势浩大的庙会上，盲

童李三扔怎么可能会大出风头呢？况且，他又是凭什么本领大出风头的呢？要问这事，咱还得从老根儿上说一说哩！

关于正月十五传统庙会的一般盛况，我们已经简略地介绍过了。然而有一个更为重要的情况，我们还没有来得及说呢！原来，在这个古老的庙会上，城里东、西、南、北四条街上的居民，是年年要争高低，岁岁要比上下的；他们各自都想用自己的高招、绝招压倒对方，轰动全城，扬名全县，光光堂堂地占个上风——这已经是多年来的老规矩了。真好象是两军交战，互不相让啊！远的且不必说它了，就说近三年来的比赛情况吧。头一年，是南街的玩艺儿占了上风。因为他们化装化得好，脸蛋儿抹得好。特别是那些装扮女角的，一律都是吊眉，丹凤眼，贴大鬓，点朱唇，越发显得俏丽可爱！然而其他几条街上的居民们，似乎对此并不服气。为啥哩？因为那个化装师，是南街专门从一个唱高调的戏班里请来的。嘻，不算自个儿的真能耐！但是有一个节目，他们不得不叫好，不得不服气。那就是南街小孩子们扮的《孙悟空三借芭蕉扇》的高跷戏。你看，那孙悟空尖嘴猴腮，灵巧地抡起金箍棒；猪八戒肥头大耳，拙笨地舞动着九齿耙；牛魔王犄角弯弯，气势汹汹；铁扇公主手执宝扇，洋洋得意……好了，这样一来，南街的上风，真个儿算是占定啦！自然，不服气的人也有，他们摇着头：“唉，猴子也来称大王了！”第二年，上风是让西街占去了。因为这一年，他们一条街上的人都勒紧腰带，咬紧牙关，豁出老本，新置买了几十件彩衣、彩裤。俗话说：“人是衣裳，马是鞍鞯”。西街玩阁的人，把这些色彩斑斓的新装往身上一穿，哈，那才叫神气哩！这还不算，他们又出重价、托人情，从戏班子里租来了几件

服装、头饰，把一个扮诰命夫人的俊俏后生，打扮得仪态万方、花团锦簇：凤冠、霞帔在日光下分外夺目；翡翠、宝石的头面，在灯影里闪闪发光……就这样，把别的玩闹的，简直都比成要饭花子啦！然而即使这样，还有人不服气西街哩：

“哼，不过是拿钱买来的罢了！”第三年，也就是去年，占上风的是东街。怎么，这难道是轮流坐庄么？不，这是争哩！俗话说：“人要脸，树要皮。”谁还没个好胜心？见人家占了上风，自己怎肯甘拜下风？脸红耳热之后，定会暗暗下个决心：“哼，下一回，就是努断腰杆也得赶上去！”东街的人，也是这样闯出来的。说实在的，东街的武功拳脚、枪刀把子本来就不错，加上他们又特地从外边请来了两位还俗的少林和尚，坐镇指点，悄悄地、不露声色地把个“十三棍僧救唐王”的故事排练了两个月之久。等到会期来临，冷不丁地亮出了绝招。真是了不得！满会的人看了，无不震惊、叫好！那三条街上的人看了，也登时傻了眼、泄了气，私下里嘀咕说：“唉！这还有个啥争头？”不过当着人前怎肯认输？还说风凉话道：“嗨，真个儿是远路和尚会念经哩！”

情况就是这样明摆着：在过去的三年里，南、西、东三条街，都先后占过上风，没有占过上风的只有北街！而盲童李三扔的家，就恰好是在北街，你看糟糕不糟糕！按理说，这“下风”难道是卖给北街了？并没有嘛！只要肯努力，上风还能夺到手哩！但是，这决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。首先，北街的穷人多。照别人的说法是：“要饭的卖葡萄——穷酸一嘟噜！”当然，个别富户也有，只是一毛不拔，指望不着的。因此，他们没有钱重价租赁戏装，更没有闲钱用来添置彩衣、彩裤；其次，北街的武功也不行，就是请得起和尚来

指点，也不会有人家表演得那么出色。更何况，即使这样做了，又哪里是什么“高招”、“绝招”？分明是跟在人家屁股后面“烫剩饭”、“吃二馍”嘛！所以会期将近，把个大会首王六叔真是急坏了！急得团团转，急得头上迸火星！可就是“干急不出汗”！咋说哩？想一百圈儿，都想不出一个“高招”、“绝招”来呀！

然而俗话说得好：“天无绝人之路。”正当王六叔一筹莫展、坐在家里唉声叹气的时候，一阵咚咚锵锵的锣鼓声从街上传来。他知道，这是北街的响器班在练习锣鼓点儿，准备上会哩！哼，年年都是老一套，没什么稀罕的！他吧嗒吧嗒地抽着闷烟，有意无意地听着，听着……突然，他噌地站了起来！他仿佛听出点门道：今年的锣鼓点，似乎与往年的大不相同啊！他三步两脚跑到院子里，又侧耳细听了一会儿，真个儿哩，锣鼓声中，一缕奇妙的笛声隐隐传来：婉转、悠扬，悦耳动听。这使王六叔大为惊异：这是谁在吹笛子呀？记得几年前，听人风言风语地说过：“三扔——三瞎子学吹笛儿啦！”究竟吹得怎么样呢？有一回，王六叔也亲自听了，说实在的，吹的比黄鼠狼拉鸡还难听哩！如今，几年过去了，自己因家口之累，得出外打个零工，时常不在家——这三扔的笛子，果然就吹得这么好了？王六叔满心狐疑，叭叭叭把烟袋锅往鞋底儿上一磕，大步流星地朝响器班走去。到了那里，隔着人缝儿一看：咳，这吹笛子的，他不是三扔是谁！

王六叔心情激动。他没敢惊动响器班，独自坐在附近的一块青石板上，闭着个眼儿，打着个板儿（节拍），嘴里吧嗒着旱烟管儿。咋哩，你打量他是下神哩？才不是呢！他是在

聚精会神掂量着这响器班的份量，细听细品着李三扔的笛声。真是越听越够味儿，越听越过瘾！王六叔点头赞叹之余，忽然灵机一动，有了主意：为今之计，横竖是要把戏的躺在地下——没啥玩的了。那好，我今年干脆就把宝押在这响器班上！主意已定，只见他忽地站起来，挥着旱烟管大声喊道：

“住住住！”领班的张老二见大会首有话要说，连忙让大家住了家伙，恭恭敬敬地说：“六哥，您有啥话就请说吧！”王六叔清了清喉咙，兴冲冲地开口问道：“老少爷儿们！咱北街今年的响器班好不好哇？”那些围着看热闹的人听了，齐声答道：“好！”王六叔接过话茬儿说：“对！据俺看来，今年的响器班，好就好在三扔的这根笛子上！老二啊，俗话说：卖了孩子买合笼——不蒸馒头争（蒸）口气。你好好领着大伙，洼起腰来练习吧，鼓起劲头吹打吧！我把老底儿给大伙交一交：咱北街今年能不能占个上风，可就全看你们响器班的啦！”说罢走到三扔身边，用粗大的手掌拍拍三扔的肩头，鼓劲说：“三扔侄子，把高招亮出来吧！吹好了，老叔重重有赏哩！”说完，拿腿走了。嘿，这如今走起路来，脚底下还带风儿哩！

王六叔的这番话，可真把响器班的劲头给鼓起来了！说真的，这北街的响器班，技术平常，本事有限，过去有谁看得起它呀？且不说历年的大会首不把它当做一回事，就是北街的平头百姓，也很少有人抬举它。每逢正月十五大会，响器班总是不用人请，就自己煞有介事地把铜器家伙搬将出来，抹抹擦擦，然后吹打起来。这时候，那些说话中听点的就说：“咳，又来凑热闹哩！”那些说话不中听的则说：“哼，又是混饭吃哩！”为了这些闲言碎语，领班的张老二，哪一

年不是几乎气破肚皮？可今年大会首咋说哩？嘿，“咱北街今年能不能占个上风，可就全靠你们响器班的啦！”真是一张纸画个鼻疙瘩儿——多大的脸面呀！王六叔走后，张老二接着又说了几句鼓劲的话。因为大会首说了：“今年的响器班，好就好在三扔的这根笛子上！”所以，他又着实把三扔夸奖了一番。这样一来，响器班的士气更高了，大家简直不顾饥渴劳累，似乎一个个要舍死忘生，从前半晌一直吹打到后半晌，这当中连喘口气的空闲也没有！不用说，三扔的劲头更大，通身大汗把小棉袄都湿透了，可他还觉得有用不完的劲儿哩！

等到三扔回家吃饭的时候，太阳已经快要落山了。这里顺便说一句，三扔家里穷，目今虽是大正月，年节下，却仍然过的是一日两餐的苦日子！平常，若是三扔回来晚了，母亲照例是一边埋怨，一边从锅里端出一碗半温半冷的剩饭，放在他的手里；三扔呢，也总是不管个热冷，呼噜噜一气灌下肚去。可今天，凭着敏锐的感觉，他觉得情况有点异样。首先，母亲见他来晚了，不但没有埋怨，反倒乐呵呵地说：“你等着，娘给你拿吃的去！”其次，是三扔还没坐稳，一股熟悉的香味就扑鼻而来，引得他直咽口水。这可不是平常的香味，这是有名的赵喜旺家的鸡蛋油饼的香味；这香味，三扔简直太熟悉了！因为赵喜旺就是小牛的爹，而小牛是三扔的好朋友；三扔成天去找小牛玩耍，所以这香味，他少说也闻过千百回了。但也仅仅是闻过香味罢了，至于实在的味道，他有生以来还没有品尝过呢！如今，母亲却把几张热乎乎的鸡蛋油饼，实实在在地放在了他的手里，这倒几乎使他吃了一惊。他有点不相信地问：“娘，这是给我买哩？”母

亲说：“是哩，是买来给你吃哩！”三扔还有点信不过，刨根问底儿说：“给我吃哩？那是为啥哩……”母亲打断他的话头说：“吃吧，快趁热吃吧！你吃着，再听我把缘故说一说。”三扔这才把油饼卷成卷儿，老实不客气地咬了一口，呱唧呱唧地嚼起来。嘿，吃得老香老香哩！母亲见三扔吃得这样香香甜甜、有滋有味，心里又高兴，又怜爱……

原来今天下午，当三扔娘正无可奈何地拍着露了底儿的面缸，为一家人的衣食发愁的时候，只听王六叔在门外喊了一声：“老嫂子，俺给你送吃的来了！”三扔娘听了一怔，脑子还没转过弯儿哩，就只见王六叔满头大汗，扛着大半布袋粮食闯进来了。三扔娘迎上去，惊讶地问：“他六叔，你这是走错门了吧？”王六叔腾地放下布袋，笑着说：“没错儿，没错儿！老嫂子，你看好！”说着指了指布袋：“这可是一根麻绳拦腰缠，这下面的，是二斗玉米，上面的是一斗小麦，你就收下吧！”三扔娘听了，越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，她困惑不解地问：“他六叔，你……这是咋说哩？”

“咋说哩？”王六叔兴冲冲地说：“谁叫你生了个好儿子哩？一个争气的好儿子！”

三扔娘不听这话犹可，一听这话，似乎有些羞愧：“他六叔，你就甭要笑俺了！俺生了什么争气儿子？这你知道，俺大儿子大成，目今眼下是在义盛昌杂货店当小伙计，成天跑跑颠颠，终年吃苦受累，也只能勉强顾住他自己的一张嘴；二小子二成，是给东关丁大户家放牛，说句不怕你见笑的话，一年三百六十天，倒有三百天是忍饥挨饿哩；这三小子三扔呢，就更不用提他了，是个没眼的……”

“没眼的？”王六叔接过话头说：“三扔这没眼娃，我

看比有眼的还指得着哩！”

“咋哩？”

王六叔一边点起旱烟锅，一边极口称赞说：“这孩子有能耐，给你老嫂子装了脸、争了光！”

三扔娘不得要领，着急地说：“他六叔，你就别卖关子了！到底是咋回事？”王六叔缓缓吐出一口烟，笑哈哈地说：“老嫂子，三扔的笛子吹得老好哇！今年上会，我打算拿响器班哩，让三扔给咱北街占个上风！”

“啊！闹了半天，你原来说的是这回事呀！”三扔娘这才恍然大悟，“他六叔，这怕不中吧？”

王六叔哈哈大笑：“咋不中？我合计过了，说不定中哩！俗话说：兵马未动，粮草先行。咱北街虽说穷，这几斗粮食还拿得出来！让三扔吃饱肚皮，好好吹！”说罢，屁股一拍走了……

三扔娘叙到这里，满脸含笑地对三扔说：“这就是买鸡蛋油饼的缘故。咋哩，难道只兴你王六叔犒劳你，就不兴你娘犒劳犒劳你吗？”三扔知道娘是借钱买的油饼，心里很不是味儿，他激动地说：“娘，你见了王六叔就说：让他把心放肚里好了！俺三扔非把这根笛儿吹它个样儿不可！”三扔娘听了，巴掌一拍说：“好小子，这才象句话哩！难得大会首看得起你，你可得给你王六叔把脸抬起来……”

真个儿哩，这三扔的笛子到底吹得怎么个好法，以至于使大会首王六叔这样高看他？嘿，说给你你可别吃惊。三扔的笛子是跟着锣鼓点吹哩；而锣鼓点呢，又是按着“金秤溜”打的。金秤溜呀，你知道这是什么玩艺吗？

俗话说得好：“学会金秤溜，卖油不发愁。”所以简单

地说，这金秤溜嘛，就是打算盘算帐时候念的一种口诀：

“一是六二五，二是一二五，三一八七五，四二五……”这样依次加上0.0625，直到“十五九三七五，十六一斤”为止。据说，古代人把北斗七星、南斗六星，再加上福、禄、寿三星，共凑成十六之数，因此把十六两定为一斤。这样的规定，其根据固然是够冠冕堂皇的了，但无奈十六进制计算起来是不大方便的。怎么把十六进制变为十进制呢？这就用得上金秤溜罗。不客气说，这是金秤溜的特殊功能！实际上你也不难发现：这0.0625，就是1除以16所得的商。但是，我们还是算了吧！金秤溜的含义是否果真如此？而且，这三个字是否就是这样写法？实在还有待于帐房先生们的指教哩，我们哪里能考究得清呢？我们所需要的，仅仅是“一是六二五，二是一二五……”这样的一些数目字。因为前面说过，锣鼓点就是按这些数目字敲打的。好比说吧，这“一是六二五”怎么个打法？先打鼓：咚咚咚咚乙咚咚；再敲锣：当当当当乙当当。咚咚，当当。咚咚咚咚乙咚，当当当当乙当。而笛子呢，则是跟着锣走：当当哪当乙哪当，当当哪当乙哪当，哩嘀当，哩嘀当，哩当哩当哩嘀当……好了，这里顺便将几句闲言叙过，让我们言归正传吧。

且说大会首王六叔，不仅给三扔送了粮食，也给响器班的其他人送了。有二斗的，也有一斗的。粮食虽少，但对这些家境贫穷、烧锅断顿的人说来，也可暂补无米之炊了。更何况，这样的“高看”是从来没有过的呢？所以，以张老二为首的响器班，真是个个感恩戴德，日夜不停，拼命练习！在咚咚锵锵的锣鼓声中，时光过得真快呀，上会的日子不觉就到了。古话说：“养兵千日，用兵一时。”面对东、西、

南三条街这样强劲的对手，北街该采取怎样的策略呢？只见王六叔把旱烟锅叭叭一磕，胸有成竹地说：“沉住气，让他们先上！”哟，这分明是“后发制人”嘛！

我们已经说过，近年来，东、西、南三条街都分别占过上风。这使得他们很自负，无形中都背上了包袱。而且既然已经占过上风，要想更上一层楼，拿出新的招数来，也就越发不容易了。那么，这三条街今年的玩艺儿到底怎样呢？看吧，在大鼓、大锣声中，在铙钹、长笛声中，东街的武功班首先登场了。大家想必还记得，去年，东街是扮演“十三棍僧救唐王”占了上风。今年他们煞费苦心、就地取材，又扮出了“瓦岗军大战王世充”的故事。因为瓦岗寨的历史遗迹，距此不过数十里路。这虽然也算花样翻新，但毕竟不过是五马长枪，打来打去，与去年的招数并没有多少不同。况且，又没有请还俗的少林和尚来坐镇，相比之下，倒觉得还不如去年的看了过瘾哩！所以东街的上风，今年怕是占不住了。东街完了西街上。西街玩阁的，自然又把前年添置的彩衣、彩裤重新穿了起来。因为已经是第三次穿出来了，所以在许多人看来，不仅失掉了新鲜感，而且似乎还闻到了一股“烫剩饭”的糊焦味儿哩！所扮演的戏曲人物呢，为了求新，自然已经不再是那位仪态万方的诰命夫人了，而是扮了个守寒窑一十八年的王宝钏。你想，这王宝钏乃是个守寒窑的妇人，穷得叮当响，她那服装、头饰，还有什么可称道的吗？所以整个看起来，西街的表演，竟令人觉得黯然失色了！那么，南街的又怎么样呢？我们知道，南街是大前年占的上风。那一年，南街小孩子扮的《孙悟空三借芭蕉扇》的故事帮了他们的大忙。自此南街尝到了甜头，年年上会，总要扮《西游